

「長篇小說《暗礁》創作計畫」

一、內容摘要：

來自恆春半島三個不同部落的排灣族青年，長久以來一直懷疑，1867年美國「羅發號事件」以來，究竟是什麼人第一個進入海難現場？做些什麼事？於是決定相約於颱風過後，第一時間進入周邊海域。果然遇見了一起海難。而來自琉球宮古島一位習拳尚武的野原氏，因為教授島民拳法以健身自衛，受島主賞識，於1871年隨著島主進貢中山國，回程時遭遇海上強颱，漂流至台灣牡丹海域。雙方歷史性的交會，因野原進入高士佛社親眼經歷了山林間的純粹而相互建立了好感，但一場意外加上溝通不良，發生了衝突而一發不可收拾，形成了迄今仍是謎團疑雲攏罩的「宮古島飄民被殺事件」或稱「八瑤灣事件」。野原思念親人終於魂歸宮古島，而排灣族青年阿帝朋卻思慮著這個如暗礁般的事件，會不會掀起另一個波濤巨浪，襲擊一切。

二、自選章節：

1 漂流

應該天亮了吧？他心想。

一股強烈的虛脫感覺因為意識逐漸清醒而變得真實與難受。他睜開雙眼，發現一些光亮分別從幾處的縫隙輕微地、粗細不等地滲進來，然後暈開，使得眼前景物也有了些歪歪斜斜的朦朧影像。他試著伸出手撥開前方一片飄掠的衣物，那連續性、不曾停止的週期性聲浪，卻「轟晃」的整個撲了上來拍擊著船身。鹹濕的海水帶著泡沫湧進他所處的船艙空間底層，迫使他躺著的繩索床，跟著其他所有緊塞在船艙空間的設施，隨著浪潮推湧的方向搖晃傾斜，而後「嘎吱」的發出聲響晃回原來的方位。照射進來的細微光線短暫偏移了位置又照回原來的昏亮處。一些近似呻吟或囁語咕嚕，隨意地從幾個角落響起了一兩聲。

力量變小了，這該死的颱風應該也停了吧？他這麼覺得！

這是一艘將近七十呎長的風帆木造船，四天前在航道遇上了罕見的東季颱風。剛開始，船員們還配合著帆桅的操作集體划槳對抗風雨，但因為風雨過強，帆桅斷了之後，其他船外的物品也陸續移位，怕人員發生危險，甚至被吹落海上，船長下令甲板淨空，全船所有的人員共六十九名，全擠進甲板下層幾個艙室避風，然後任由船隻漂流伺機脫離暴風圈。

剛開始，面對風浪逐漸變急變強，他還有一股爭雄之心，企圖與浪湧的起伏上下抗爭。所以除了高聲的提醒所有人緊緊地將自己綑綁躺在各自的繩索床，面對船艙內不斷傳來驚呼聲、嘔吐的「哇哇」聲，他仍試著讓自己身體放鬆，抓著繩索床邊的支桿，算

計著船身劇烈的搖晃、急急陡昇又瞬間跌落的頻率調整呼吸。他憑自己平日打魚的經驗，意識清楚的在腦海裡描摹想像船身外的世界。他想像自己此刻正站在瞭望室，看著船身在風浪中持續被海湧高高拋起、落下，時而近七十度的左傾，瞬間又以接近一百四十度的向右傾擺。強風帶著急雨，整個海面已經成了鉛灰黑色的、浮動的連綿丘陵山谷景象，船才急喘喘地剛駛上一座崗陵，便無預警地以掉落之姿，往下快速滑向一個探不見底的凹谷。霎時，他意識到整個世界正呈現著無重力狀態，除了不斷拍擊推送船身又重重夾帶雨水的強風狂嘯聲之外，那些來不及在進入暴風雨前捆紮好的貨箱，以及被吹斷吹垮吹散的救生小艇、船槳、帆桅、火炬台、備用魚網等等船外物件，紛紛跟著風雨在船身外周邊的空域飛舞、交纏、碰撞，以至於船身下沉速度稍緩時，有些還不願回落在甲板上，兀自在船邊海域浮沈、漂流或者……航行。他才剛覺得樂趣，一股力量卻又硬生生的托起了他與周邊所有景物向上、向上、不停的向上，迫得他猛力地深呼吸，想抵抗令他窒息的壓迫感，而終於感到平順。正想開口大叫歡呼，仰躺著的背後又忽然生出一股源自地底深處的拉力，猛然的往下拖拉，令他，或者令艙內所有的人，順勢都拉長了剛剛沒出口的叫喊聲。他「嗚」發出長鳴，身體卻快速下沉、下沉，無止無盡，一種空虛或者掏空的真實感覺，千萬隻螞蟻似的自大腿內側蔓延亂竄，穿入肛門，往上經腸胃到頭頂百匯，他冒起了冷汗，視覺稍稍茫然，一股溫熱帶有酸意的物體，自胃部猛烈向上噴發，他本能的撇過頭向著左側的通道嘔吐，「哇」的噴濺出一團沒消化完的食物混團。一尺寬的通道對面左側下方，一個捲曲著的人似乎正要抗議著嘔吐物直接吐在身上，還沒來得及發出聲音，自己也大口的噴出一團。他覺得失禮，但身體難受的令他無力的撇回頭，卻又忍不住的接連嘔吐。他忽然感覺一股粥狀物、帶著絲絲黏黏的汁液，陸續噴濺到他的臉上、胸口。原來是通道對面與他高度的相當的一個繩索床上，也開始嘔吐。於是，船艙內的寢室有三個通道，每個通道兩側接連延伸的三層繩索床，相互飛濺起酸澀的屑沫，一場混亂的嘔吐大戰，在船身幾個上下顛盪之後接連上演。他失去了想像的能力，也似乎失去了嗅覺，風雨逐漸變得更兇猛。他，以及所有人反覆失去意識又甦醒，沒有人真正睡過一覺，也沒有多少人意識是完全清醒著。除了這艘船的幾個船員還能順手抓起床上預存的乾糧硬塞幾口，其他人幾乎都沒進食，有人甚至屎尿失禁後，日後兩天索性都在床上直接排泄。

昨天下午風勢稍稍減弱，海湧開始變得不那麼兇猛，他逐漸清醒、昏睡又斷斷續續因為飢餓與惡夢驚醒。入夜後不久，船身底部首先發出激烈的碰撞聲，一陣「矢拉拉」的聲音持續由船身傳導著進入床艙空間，接著不久，整個船身被海湧推高舉起落下後，「矢」的一聲，發生激烈撞擊。他整個背部像是摔落在深谷的一張網上，撕裂的疼痛瞬間佈滿整個背，連器臟也似乎被整齊的分割飛濺散落一地。一陣陣物體的撕裂聲與海潮的聲浪持續的在船艙內蔓延，船觸礁可能碎裂沉船的危機瞬間爬滿他的心頭。顧不得全身關節被肢解與每一吋肌肉神經被撕裂般的痛楚，他奮力的想起身，卻發覺已經有幾個船員已經來來回回的走動，交換訊息的虛弱吶叫著：觸礁了！船身浸水了！隨後詭異地、不明原因的傳來更虛弱的笑聲。忽然，一群人驚呼了幾秒鐘，隨後微弱的交談聲居然也形成嗡嗡的聲響，短暫蓋過接著而來的海浪拍擊聲與遠處連結而來的浪濤「轟晃」聲。

床艙內都安靜了下來。除了那幾個船員發出的笑聲，其他人已經近乎死寂的沒有回

應。他不知道船身受損的狀況，但明顯感覺到船隻已經停止了上下左右被拋擲的激烈晃動，除了規律的幾個大浪衝擊著船身所引起的搖晃。這幾天因為颱風所形成的、不間斷的大風、不規則方向的巨湧，已經感覺不到那種有如海神企圖吞噬所有生命的恐懼與絕望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床艙內漸漸出現了均勻的呼吸聲，而他竟然有一種被丟進一個搖籃中的安詳，身體沈沈地攤軟與不掙扎；耳邊似乎響起了一些歌謠，低沈慢吟，時遠時近，有些陌生，卻有更多記憶裡應有的熟悉與親切。他太疲倦、太虛弱了，感覺四周變得更安靜與凝滯，不知不覺的睡了一整夜，沈沈地連夢也沒織起一絲，直到剛剛一個大浪拍擊船身，醒來。

「應該是天亮了！」黑暗中，繩索床上，他努力地，輕細的發出了聲音說。

船艙內依舊沉寂，隨著剛剛外頭的浪湧推送拍擊，送進了一些海風與新鮮空氣，讓他嗅覺有了一點清晰與甦醒，卻立刻被船艙內一股濃稠地、沈悶混濁空氣重新包圍、醬染地，令他透不過氣，因而開始感到昏沉、凝濁。他想起兒時，奶奶與母親用來醃漬醬菜、肉條、魚產的地窖，那裡始終就是這種腥鹹、汗臭、酸噁、與近似尿騷、糞便的味道，沒有厭惡，卻有一股令他窒息的沈悶感。

畢竟，這四天，這裡塞滿了近七十人啊。他心裡說。

警覺到現在的處境，他又笑了起來。他決定爬出船艙外，想翻身，卻像是被捆綁在床上一樣，無力動彈，而體內一團酸蝕的感覺直往肛門口竄，同時自頭頂往下冒起了冷汗，才悶響起耳鳴，一股極酸、粘滑的液體已經自食道通往口腔湧出。經過幾天的嘔吐經驗，他熟練的側過頭噴向床下走道的積水上。

「呸！虧我還是個拳士，這麼不中用。」他嘀咕著，心裡一陣苦笑。

一個大浪又推了過來，船體又「嘎吱」的響著搖晃，他順勢滾出繩索床，感覺幾近癱軟、站不直地踩著艙底的剛才那口黏液浮移的積水上，摸索著推開艙蓋爬出，在艙門蓋兩步遠的甲板小空間倒頭仰躺，輕聲的「呸」了一聲。

他本能的提起手臂以袖子抹過嘴角，才發覺左半邊的臉頰、嘴角，都留有黏滑的液體，幾天風浪的嘔吐，膽汁併著胃酸令他臉頰變得敏感微疼。他伸手順著往身上摸去，感覺胸口衣襟上呈現一塊塊的含著黏糊碎渣細塊的乾硬小區塊，他想起了昨夜以前，夥伴們嘔吐相互噴濺的慘狀，卻沒有一點作噁的感覺。

「呸！我怎麼會有這一天啊？呵呵……」他咒了一句，又忽然笑出聲來了！

大浪又擊向船身，仰躺的身子晃了一下。他注意到，甲板是濕的，雨是停了，隔著入艙口的遮版，風還一陣陣嗚嗚著刮絮著，空氣中漫瀾著被風吹霧的細水珠。天已經破曉，東方海面上空呈現一些白華，看不清楚夜空中是否還有星辰，眼前周遭的情形也依舊無法分辨。耳邊不斷響起四周傳來浪濤拍擊海岸礁石的聲音，「轟轟」塞滿整個視界所及的空間，船本身也規律的挨著大浪拍擊而左右搖晃。他索性閉起眼睛，大口的吸換清新的空氣，任細微的浪花水珠在他衣服、髮鬢、鬍鬚上不著痕跡的結露，漸漸地，他陷入沉思中。

他三十一歲，今年二月，美麗又刻苦的妻子才剛為他生下第二個兒子。

打從十五歲起，他已經跟著大人出海打魚，下田旱作；為了增加身體的強度，得空，他必跟著幾位經常航海遊歷的長輩學了一些強身護身的拳腳功夫。他資質聰穎，根基奇

佳，順著身體的律動與質疑動作的準確性，不斷修正與強化，進而創建了一套武術拳法。他在漁、農閒暇時教授島上一些青年健身、防身用，這在琉球群島西南方兩百八十海哩外的「宮古島」而言，也算是開山立宗的武術流派，幾次海賊侵擾的事件中發揮了作用，因此深受村里器重，村民習武遂逐漸蔚為風氣。這一次朝貢船上，村里派出的精壯漢子多半也都參與了平時的練習，所以，多年來他受到村長的器重，這一次出航自然也成為村長隨從之一員。

這幾年琉球中山國，強迫將「宮古島」納入收繳歲賦的地區，規定每年得由島主率隊到中山國王府所在地「首里」進貢，這幾年他則年年被選為護衛隊之一，保護村長遠航琉球首府的安危。這固然是一個光榮的差事，但因為琉球中山國府認定宮古島與另一島群「八重嶼」，長年與大清帝國有間接貿易往來必然有較多盈餘，而加重歲賦，致使宮古島居民生活更加困苦，上下頗有怨言；而他也必須在一年之中的這個時期，跟著進貢船遠離家人，長途跋涉到中山國王所在地「首里」。他在小小怨言之外，也偷偷存有有一點願望，希望有一天能跟隨著琉球中山王的進貢船隊，到那些經常遠航的長輩口中所說的，大清皇帝所在地「紫禁城」開開眼界，這也使他每一年出門的情緒都顯得一點複雜。

他們都好嗎？想起妻小，他心裡一陣甜，思路又活絡了許多。

風，已經明顯的減弱，船身已經穩定下來了，看來回家應該也是這兩天的事了。喔！我準備好的禮物，希望都還在船艙啊。他想著，笑了，嘴角不自覺上揚起來。